

大约 是爱

——李李翔◎著——

对峙与纠缠，纯情与玩世。不论是不屑抑或不甘，真真假假模糊了视线。
情为何物？那些他们经历过的喜怒哀乐，大约就是爱。



大約是愛

— 李李翔◎著 —



朝華出版社



目 录

上 册

第 一 章/颁奖	1
第 二 章/酒吧	8
第 三 章/电话	14
第 四 章/生日	20
第 五 章/解围	26
第 六 章/纠缠	32
第 七 章/拒绝	39
第 八 章/代价	46
第 九 章/合作	53
第 十 章/争斗	60
第十一章/借口	66
第十二章/拘留	73
第十三章/无声	80
第十四章/大哭	87
第十五章/女友	94
第十六章/不安	102



第 十 七 章/开始	109
第 十 八 章/滑雪	115
第 十 九 章/醉酒	122
第 二 十 章/惶恐	129
第二十一章/萌动	136
第二十二章/青岛	143
第二十三章/恋爱	150
第二十四章/回家	157
第二十五章/叹息	164
第二十六章/新年	171
第二十七章/元宵	179
第二十八章/风雨	186
第二十九章/分手	193
第 三 十 章/瓦解	200
第三十一章/憔悴	206
第三十二章/丽江	213

下 册

第三十三章/毕业	221
第三十四章/嫉妒	227
第三十五章/离别	233
第三十六章/见面	240
第三十七章/争吵	247
第三十八章/理解	253
第三十九章/感动	260
第四十章/订婚	267
第四十一章/摩擦	273
第四十二章/情敌	280
第四十三章/怒气	287
第四十四章/释怀	294
第四十五章/懵懂	301
第四十六章/拖延	308
第四十七章/尴尬	314
第四十八章/激情	321
第四十九章/避孕	326

第 五 十 章/耳光	332
第五十一章/伤心	339
第五十二章/冷战	346
第五十三章/和好	353
第五十四章/躲避	359
第五十五章/信任	365
第五十六章/不安	372
第五十七章/登记	379
第五十八章/结婚	386
第五十九章/远去	393
第 六 十 章/绯闻	401
第六十一章/怀孕	407
第六十二章/纠结	414
第六十三章/交心	422
第六十四章/幸福	431
后 记	439



第一章 颁奖

艺术是有钱人的玩意儿，周是挣扎得煞是辛苦。

周是将手中的大包小包往地上一扔，顶着烈日，蹲在校门口喘气。她实在走不动了，又倦又累，双手都被勒红了，满头都是大汗。歇了一会儿，刚直起腰，她就听到一声喇叭响，抬眼一看，校门口的电子门正徐徐打开。周是慢腾腾地将地上的东西挪到一边去，回头一看，嘿！名车！不知又是哪家有钱的公子哥儿在这儿显摆，她放肆地朝那车子吹了声口哨。

口哨的尾音还没消失，车子早已扬长而去。周是掏出纸巾擦了把汗，四周张望了一下，看看能不能碰上个熟人。可惜一个人影都没有。口渴得厉害，她只好跑到旁边的小卖部买了瓶冰冻矿泉水，咕嘟咕嘟喝了大半瓶。下午的太阳真是毒辣，晒得人像着了火似的难受。

“嘿！周是——你怎么在这儿？”林菲菲从里面走出来，看着一手叉腰猛灌矿泉水的周是，吃惊地问。

林菲菲撑着一把碎花遮阳伞，打扮清凉，长发随意散在肩头，身穿 Kitty 猫图案吊带小衫、牛仔超短裙，露出大片雪白肌肤，脚穿细高跟凉鞋，越发显得双腿修长，身材好得没话说。不过这里的学生对美女都习以为常了，在这个校园，美女不是怕没有，而是怕多。

“哦，林菲菲，是你呀！我刚从外面回来。你要出去？”周是站在林菲菲身边，矮了将近一个头。

“周是，都开学两周了，你才回校？”林菲菲看了一眼地上的三个大袋子，里面装着衣服、食物等零零杂杂的一大堆东西。

“没有，没有——”周是赶紧解释，“我们系的教学楼还没装修好，所以这两周不用上课。”其实她是替一个公司兼职做美工去了，朋友介绍的，整整两周，不分日夜，做牛做马，刚刚做完，总算拿到一笔巨款——两千块钱。

林菲菲哦一声，低头仔细看了看袋子里的东西，哇！牛肉干、薯片、蜜枣、核桃仁、巧克力……应有尽有。林菲菲笑道：“你买这么多吃的想干吗？请客？”周是笑了笑，“当然是自己吃呀！”累了这么些天，总得犒劳犒劳自己。所以一拿到外快，她就立即冲到超市去了。

林菲菲露出嫉妒的表情，挑眉说：“小心肥死你！”

周是得意地笑，“我怎么吃都吃不胖，谁叫你不能吃！”

林菲菲气得直瞪眼。林菲菲是表演系的学生，必须控制体重。这个学校里所谓的表演系，也就是模特班，走台的。那些学生平常吃东西，习惯吃一半。一块丁点大的奶油蛋糕，都得不断做思想斗争，眼见一咬牙，买了，还要毫不犹豫地掰掉一大半，无情地朝一边的垃圾桶里扔去，让可怜的蛋糕划出一道美丽的弧线。这镜头可是周是亲眼所见。

可是表演系的老师仍然说她的学生大多体重不达标，超重。

这时，有一个男生从校园里走出来，打扮时尚，衬衫只扣了两个扣子，胸肌若隐若现。周是耸肩打招呼，“嗨，高杨！”高杨目前是林菲菲的男朋友。表演系的男生可谓凤毛麟角——整个表演系总共不到十个男生。和这个学校一样，阴盛阳衰。周是站在他面前，矮了一个半头。

周是私下里一直觉得表演系的这些男生长得不过尔尔，并不怎么英俊帅气，五官又不精致，个头高得吓人，但是气质很不一样倒是真的。

林菲菲挽着高杨的手臂要走，临上出租车前又探出头来，说：“周是，你是不是拿了奖学金？”她在食堂门口的公告牌上看见周是的名字。

周是点头，“嗯，拿的好像是云玛奖学金。怎么了？”她填了申请表，但是总分比另外一个男生差了0.5分，所以与国家奖学金失之交臂了。每个系只有一个国家奖学金的名额。

“那你还站在这儿发愣？今天不是颁奖典礼吗？”

周是吓了一跳，“什么颁奖典礼？”

林菲菲奇怪地看着她，说：“你不知道？学校特意为你们这些获得奖学金的筹备了一场颁奖典礼，就今天。”

周是这些天忙得昏天暗地，连学校都没回，哪知道这事呀。她忙问：“什么时候？在哪儿？”林菲菲摇头，又问身边的高杨，半晌才说：“肯定是大礼堂了！好像是三点，跟我又没关系，所以，我也不大清楚。”

现在已经三点零二分了。周是一惊，谢了她，匆匆往大礼堂赶。提着诸多杂物跑路，没一会儿她就汗流浹背了。她想了想，回宿舍肯定是不及了，于是跑到附近的教学楼，就近找了间教室，把东西往讲台柜子里一扔，撒腿就往大礼堂跑。

学校做事一贯拖拖拉拉，说是三点，不到三点半肯定举行不了，所以周是也没有真的急得不行。

一到大礼堂，放眼望去，只见一片黑压压的人群，但却鸦雀无声，学校领导已经坐在主席台上。周是猫着腰从后门进来时，特地看了看手表，才三点十分，可眼前，明摆着颁奖典礼已经进入状态了。她丧气地想，以前开会从来没这么准时过，今天难得迟到一次，偏偏这么倒霉就赶上了！

她在后排找了个不显眼的位置坐下来，准备等下叫到她再上台领奖。刚一坐下，旁边就有人认出她了，说：“哎，周是，你来了！你们系的肖老师找你都快找疯了，见人就问！你还不赶紧找他去！”她忙问：“哦！找我干吗？”那人耸肩摇头，表示不知道。估计是没见到自己来领奖，所以到处打听。

她探起身子，见肖老头站在礼堂另一边，于是让认识的同学传话过去。肖老师四十不到，早已“聪明绝顶”，顶着一副六七十年代的大框眼镜，所以大家暗地里都称他为肖老头。他听别人说周是来了，眉头一皱，便往这边走来，其他废话没有多说，只简短地说：“周是，到第一排坐去。”获奖的学生都坐在第一排。

于是周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尴尬地走到了第一排，有人马上起来让座，那是最好的位置，正对主席台。周是头皮发麻，又不好推辞，只得假装若无其事的样子坐下来。

学校里的领导开始讲话，老生常谈罢了。周是松了口气，都是些陈词滥调，耳朵都听出茧了。一阵困倦袭来，周是不由得昏昏欲睡。可是上面的领导都看着呢，就算她吃了豹子胆，也不敢如此猖狂。

为了打发无聊的时间，周是掏出手机，将它调成振动模式，悄悄拿到桌子底下给李明成发短信——“今天我拿奖学金，你快过来，我请客！”

李明成是跟她一块长大的，称得上是青梅竹马，现在在全国一流的学府——清华大学就读，物理系的高才生，品学兼优。

等了半天，李明成也没回短信。估计他没听到短信的声音，于是周是又拨了个电话过去。正在拨号中，旁边的毕秋静捅了捅她。她忙抬头，看到台上有个气质颇好的人，便低声问：“这人是谁？”毕秋静笑，“帅吧？云玛的总裁卫卿，真是年轻又英俊！”

毕秋静是化学系的风云人物，老师批试卷都是以她的答案为标准，这次拿的自然又是国家奖学金。此人念书心无旁骛，孜孜不倦，每天准时上晚自习，雷打不动。周是曾想，毕秋静大概是想拿诺贝尔化学奖，为国争光。

这个学校，理工科的学生和艺术系的学生截然不同。

周是看了一眼台上正发言的人，只见此人身材高大，五官周正，鼻梁高挺，嘴唇微薄，白色衬衫，深色西服，领带中规中矩，表情一丝不苟，气势庄重威严，给人严肃认真的感觉，全身上下无不透露出成功人士的气息。

周是挑了挑眉，低声问毕秋静，“学校为什么请他来？”以前周是也拿过奖学金，可学校从未这样郑重其事、大张旗鼓地办什么颁奖典礼！毕秋静小声说：“听说学校要新建一座食堂，想获得云玛的赞助，所以特意搞了个颁奖典礼。咱们学校不是有云玛奖学金吗，找个借口请他过来。”周是点头，原来如此。没想到她获得的奖学金就是眼前这个人提供的。

卫卿的讲话客套得体，并没有什么煽情之处，无非是希望同学们继续努力，“百尺竿头，更进一步”之类的。可是谢幕的时候，大礼堂里竟掌声如雷，持久不歇，有些女同学趁乱故意发出尖叫声。周是当然知道为什么，她笑了笑，不屑地对毕秋静说：“哪有那么帅！年纪不小了吧，看样子是工作狂，没什么情趣，怎么会有那么多人想他。”

毕秋静白她一眼，说：“什么叫年纪不小？！人家还不到三十岁！”周是笑了，“那也有点老。”毕秋静反问：“那你觉得什么样的男人好？”周是想了解，说：“干净的，斯文的，熟悉的，安心的……”毕秋静不等她说完，突然拉着她就站了起来。众多领奖者正往主席台上走去。

主持的老师大声宣布：“美术系 804 班的周是同学，云玛奖学金获得者，大家鼓掌欢迎。”周是从云玛总裁卫卿手里拿过颁奖证书。卫卿伸出手，笑说：“周是同学，恭喜，请继续努力。”周是忙伸出手，与他好好地握了一握。她还不习惯这样正式的见面方式。卫卿放开她，将另一份获奖证书发到旁边的同学手里，同样是握手恭喜。

周是冷眼旁观，自己还不到他下巴，细看他的长相，眉是眉，眼是眼，比起在场的老态龙钟的领导，长得还算差强人意，怪不得会引来诸多女生的尖叫声。看他不苟言笑的样子，大概想不到底下有这么多女生倾慕他。

周是突然感觉到口袋里手机在振动，一定是李明成打电话过来了，又不能接，只能干着急。众人脚都站酸了，终于等到多话的党委书记发表完“激情澎湃”的感言。

颁奖典礼一结束，学生们都一哄而散，全往门口挤去。

周是没走，站在主席台下打电话，“李明成，我刚才上台领奖去了，所

以没敢接你电话。你现在过来了没？”

“打车过来的，已经到了，在你学校门口。”

他倒是随传随到，周是笑了笑，忙说：“那你再等等，我马上过去！”周是抄近道往后门出去时，一眼便看见学校的领导正一一和卫卿握手话别，一个个低眉顺眼的，十分殷勤，言辞谄媚，态度恭谦。她心中恶寒，拐了个弯，往旁边的草地上穿过去。

李明成双手插在口袋里，见她一路跑来，挥手，“哎——，诗诗，这里！”诗诗是周是的小名。她本来是叫周诗的，上学后才发现光是她班上就有两个诗诗，一气之下，于是改名叫周是。以至后来，许多人听到她名字，都以为是男生。

周是大口喘气，指挥李明成，“去，买个冰淇淋来，热死我了！”一边还用手拼命扇风，碎长的短发更显凌乱。李明成眼疾手快，拉住要走的她赶紧往旁边让，口里说：“小心车！”一辆黑色的兰博基尼刚好擦身而过。

李明成教训她，“你也不看路，万一撞到了怎么办！”周是只是笑了笑。李明成心想，这车主太嚣张，学校里还敢开这么快，见人站一边，也不减速。

见李明成站着不动，周是满不在乎地推着他说：“好了，好了，走吧，我请你吃饭去。”李明成诧异，“这么早？还不到五点。”周是笑嘻嘻地说：“慢慢吃，吃它两三个小时。”她早饿了，中午饭都还没吃呢，此刻饥肠辘辘。

周是带李明成来到街角的一家饭馆，说：“别看这家饭馆门面不起眼，生意可红火了！都是地道的川菜。”价钱自然不便宜。时间虽然还早，可是客人却不少。两个人在窗口挑了张桌子坐下，这个位子正对着电影院。周是心想，吃完饭正好看场电影，消化消化。

周是很豪气地点了几个平时都不舍得吃的大菜，还要点清蒸螃蟹，李明成阻止，“诗诗，等一会儿你一个人把它吃完！”周是看看菜单，两个人确实吃不完，于是作罢。一顿饭吃得风卷残云，畅快淋漓。两个人喝了一大瓶干红、一瓶二锅头、五瓶啤酒，才兴尽而归。周是酒量不浅。

结账的时候，李明成抢先一步把账结了。周是不满，“我拿了奖学金，请你吃饭是应该的！”李明成笑，“没有你替我付账的道理。”拉着她就往外走。此时夜幕已降临，华灯初起，路上车辆川流不息。

微凉的夜风一吹，酒醒了一些，李明成扶着周是往回走。周是喝得双颊赤红，含糊地说：“李明成，想不想看电影？”电影院巨幅广告垂下来，上面的女明星风华冷艳，凡是路过的行人莫不回头张望。

李明成叹气，“诗诗，你喝多了，我先送你回去。”周是走路不大稳，意识倒很清醒，说：“那行，晚了，你也该回学校。电影以后再看。”

李明成问：“大四了，想好以后怎么办吗？”这个时候，大多数人都在为前途忧心忡忡。周是满不在乎地说：“还能怎么办，看着办呗！”脚下一软，差点绊倒。李明成扶紧她，又问：“那是想找工作还是考研？”

周是想了想，说：“大概找工作吧。读了这么多年的书，都读傻了。”又随口问李明成，“你呢？考研？”李明成点头，他当然是考研。

两个人慢腾腾地往回走。李明成说：“诗诗，你年纪还小，应该考研。多念点书总有好处，有一句话怎么说来着？书到用时方恨少。我们学校的美术学院就很不错。”李明成在班上年纪本来就偏小，而周是和他同一个年级，却比他还小两岁。

周是撇嘴，“就我这成绩，哪考得上清华美院呀！英语头一个是难题，我现在连四级还没过呢！”美术系的学生英语基本上烂得不行，都大四了，周是班上只有一个人过了四级，不但过了四级，而且过了六级，分数史无前例地高，所以这次国家奖学金是人家张帅，而不是周是。周是六月份的时候四级考了四百一十九分，是班上第二。而学校有不成文的规定，美术系的学生英语四级只要过了三百五就能拿到毕业证。

李明成没好气地说：“谁叫你不好好学！念高中的时候，你英语不是挺好的吗？”周是叹气，“以前是被逼出来的。”其实她英语一直就不咋的，烂得可以。周是转念一想，又说：“李明成，当真能考到你们学校，真的很不错呀！要面子有面子，要里子有里子。哦——对了，你是要考你们学校的研究生吧？”这样，两个人还能再次成为校友，越想越不错。

李明成耸肩，“大概吧。我们学校的文凭好歹能唬一唬人。”他正在考虑出国的事情，目前只是想想，连申请书都还没递出去。

周是仔细一想，考研究生好像也蛮不错的，考上公费的话不但不用交学费，还有生活补助，省得朝九晚五上下班，还要日日受老板的闲气。于是她大手一挥，拍着胸脯说：“我决定了，考研究生！”

周是不是酒醉后的疯言疯语，她是真的想考研了。

李明成送她到女生宿舍楼前，顿了顿，还是问了出来，“诗诗，你学费交了没？”周是点头，“交了，我爸跑了趟远运输，给我打了一大笔钱。”他点头，又问：“那你身上钱够吗？”她忙说：“够够够，你别忘了，我刚拿了奖学金。”他嗯一声，说：“那行，你上去吧，时间不早了。有什么事就给我打电话，别藏着掖着不说。”

两个人住在同一条街上，从小到大上同一所学校，诗诗家里的情况他很

清楚，自从诗诗的母亲因病去世，她家里的经济状况就一落千丈，而艺术学院的学费又高得吓人，平常纸笔等日常用具花费就不容小觑。有些美术系的学生，光是素描用的铅笔，一买就上千，更不用提其他花费。

艺术是有钱人的玩意儿，周是挣扎得煞是辛苦。

第二章 酒吧

其实他们见的面比他们自己认为的还要多，可是彼此都不记得了。

回到久违的寝室，一开门，满室烟雾缭绕，乌烟瘴气。其他三个舍友正对着电脑吞云吐雾。周是面不改色，只是走过去将窗户开大，风立刻呼啦啦地往里灌，但烟味依然久久不去。学艺术的人，个性张扬，我行我素，对别人的事大多不冷不热，不闻不问。大多数人抱持的是“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；人若犯我，我必犯人”的行为准则。周是两个星期没回来，也没人多问一声。

周是问上铺的刘诺：“老班这些天有没有布置作业？”刘诺负责收女生的作业，周是跟她关系还行。刘诺嘴角叼着烟，手指飞快地在键盘上敲打，“哦，老班催着要暑假写生的作业，下星期就要交。”

周是一拍脑袋，才想起来，“差点忘了！幸亏你提醒。”她拿了画室的钥匙，随手抓了件外套就出门。只剩两天了，时间很赶。她们学美术的没有所谓的期末考试，成绩都是平时作业。所以周是对作业很重视，从不马虎了事。

去画室前，周是先绕到教学楼，取回大包小包，这次交作业的时间这么紧，看样子必须赶通宵了。这些零食正好用来当夜宵。

画室的灯居然亮着。他们美术系的学生不像理工科的，基本上没人会上自习。推开门，浓重的油墨味迎面扑来，里面却没人。画室中央摆着画架，上面有一幅尚未完成的风景油画，天苍苍，野茫茫，风吹草低，满眼是绿，星星点点的白色小花，点缀其间，景物迷人。角上粘了一张照片，看来某人正是照着这幅照片画的油画。

有人进来，周是笑，“张帅，这是你画的油画？一个暑假不见，有长进了哦。”他的这幅画色彩运用得很到位，光和影处理得也很好。张帅个子中等，额头宽阔，国字脸，双目清亮有神，一副时下流行的黑色边框眼镜，不落潮流。张帅不像其他男生留着醒目的长发，他的板寸头让他看起来很精神。虽然整天和颜料色彩打交道，可是身上总是很干净。

张帅笑而不答。周是低头看照片，又问：“这是你在哪儿拍的？内蒙古？”张帅提起筒里的笔，点头，“暑假去了趟呼伦贝尔草原，见风景好，随手拍了几张照片，想练习练习油画。”

周是见大部分都快完成了，问：“你画了多久？”张帅想了想，“快半个月了吧。”周是摆开自己的画板，开始调色，说：“那还挺快的。”要她画油画那是来不及了，只好先画一张水彩画上去。

两个人都开始画画，一直无话，竟感觉不到时间飞逝……张帅看了看时间，已经快到十二点，宿舍该关门了，他问周是：“你今天打算通宵？”周是正画到紧要关头，头也不抬地说：“嗯，我写生的作业还没动笔呢。”

张帅点头，“那你慢慢画吧，我先回去了。”临走前看了看她，只见她额前的碎发滑下来，几乎遮住了她的眼睛，但神情依然专注。张帅抬手按了一下墙上的开关，后排的日光灯一下子亮了起来，画室顿时明亮许多，而周是恍然未觉，依然运笔如飞。他怔忡地站了一会儿，轻轻带上了门。

经过两日的奋战，总算在周一上午十二点之前将作业交了上去。周是大大松了一口气，日子又逍遥起来。美术系的学生，只要没作业的时候，日子总是逍遥的。

这天，周是回画室收拾零碎用品，那些颜料和笔都不知道被她糟蹋成什么样子了。她突然看见讲台上堆了厚厚一叠有关美术方面的书籍，有画作欣赏的，有创作理论的，有19世纪俄罗斯作品集……都是原版书籍，价格昂贵。有一本画作标价是500英镑，真是惊人。周是翻得舍不得放下。

也在画室的张帅见她这样子，主动说：“那是我的。喜欢就拿回去看好了。”周是当下兴奋得满脸通红，连连保证，“张帅，我一定会好好翻看的，绝不弄皱一点儿。”张帅笑，“没关系。你弄皱了，就替我洗笔好了。”他是如此幽默。

周是挑了一本，小心翼翼地放进包里，说：“我这个周日晚上就还你，你会在画室吗？”张帅点头，“其他的不要吗？”

周是笑，“看完再借。有借有还，再借不难。”周是怕弄脏了画册，每次翻看之前都要洗手，小心翼翼。

周末晚上，周是背着双肩包走进尚未营业的“王朝”酒吧。酒保阿齐一

见她便喊：“西西，你来得正好，快帮我将这些酒搬到吧台上去。”她答应一声，将肩上的背包扔在一边，捋起袖子帮忙。过了一会儿，阿齐点头，“行了，快营业了，你赶紧换衣服去吧。”

她走到后面，打开自己的柜子，对着镜子上妆。她先是轻轻扑上粉底，再将腮红仔细地打在脸颊一侧，使小小的脸更显得轮廓分明。眼影用亮色的，在灯光下闪闪发光，睫毛又长又翘，盖下来像蝴蝶的双翅，扑闪扑闪的。看看自己的眼睛，黑亮而有神，似是含情未语。周是满意地对着镜子挑眼一笑，姿态魅惑。她开始换上酒吧里的穿着：上衣领口开得极低，裙子只到大腿，高跟鞋又尖又细。在这里，人人都这样穿。

她在这个酒吧做服务生，每个周末来帮忙，必须工作到凌晨四点，报酬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多，说到底，她只不过是服务生，靠劳力赚钱。所以，有些服务生也陪客人喝酒聊天，从中得到提成。若双方你情我愿，其他事情也不是没有。夜晚一旦来临，这里便是另外一个世界，天差地别。

客人渐渐多了，一些男女坐在昏暗的角落里旖旎缠绵。周是照单子端酒过去，上身尽量不弯，下身屈膝，将酒及用具放在桌上。那个正和身边女伴卿卿我我的男人抬头，随手扔给她几张小费，她坦然受之。这里有这里的生存法则。

忙了一阵，周是回后台歇口气，一杯咖啡下肚，精神已好了许多。只听见酒吧的总经理吩咐大家，“现在开始，暂时不营业，幸好客人不多。阿齐，你去清场，跟外面的客人解释，就说出了点事，跟大家赔礼道歉。让门卫在外面守着，别让客人进来。”

她一惊，忙跑到阿齐跟前问：“阿齐，出什么事了？为什么不营业？”阿齐笑，“哪出什么事了！酒吧有人包下了，只好暂停营业。”周是抬眉，喔了一声，十分不屑，“谁这么嚣张有钱啊！”能让盛总经理把上门的财神往外赶，此人身份一定大不简单，一来就包下整个酒吧，可谓跋扈之极。

阿齐领了几个男服务生往外走，头也不回地说：“有钱人多着呢！嚣张的事你还没见过！”

不到一刻，酒吧顿时空下来，音乐声停，寂然无声，不像酒吧，反倒像自习室。周是坐在吧台上和阿齐闲聊，“咱们‘王朝’，今晚的皇帝何时驾临？”阿齐笑，“会让你一睹圣颜的。”

十点不到，数十人蜂拥而入，有男有女，一片娇声笑语。其中一人走在前面，手挽一绝色美女，王者之气不露而威，他便是今晚“王朝”的“皇帝”。

盛总连忙迎上去，亲自招呼。音乐响起，灯光四射，众人情绪顿时高

昂。一瓶瓶好酒不断端上去，似乎那些人喝的都是水。

周是将一杯果汁酒放在桌上，那女生细声细气、客客气气地说谢谢。她忙说：“不用谢。”此女生一头长发直到腰际，瀑布一样散下来，又黑又亮，巴掌大的瓜子脸，五官非常精致，唇若樱桃，肤白胜雪，宛若凝脂。饶是周是这样见惯美女的人，仍不得不感叹此女真是天生丽质，美丽之至。看她气质恬淡、安安静静样子，不像是经常来酒吧混的人，周是不由得多看了几眼。

听得另外一人说：“这酒是我特意让人调的，不会喝酒没关系，像果汁一样，味道不错，你试试。”声音低沉，像无人的夜，像醇厚的酒，诱人沉迷堕落。说话的人还将吸管调了调位置，正对着对面的女生。那女生乖巧地点头，俯头喝了一口，微笑点头称赞。

周是转头一看，此人打扮休闲，白衬衫随意敞开，双腿交叠，歪在沙发上，头发乱得很很有型，手指有意无意点着桌面，一脸轻松闲适。她觉得眼熟，一时间没想起来是谁，以为是哪个电视明星，心想，天下的帅哥长得都差不多，管他呢，不再多想，于是作罢，掉头就走。

不是周是记忆力不好，而是卫卿形象改变太大，使她根本没将他和颁奖典礼上那个严肃认真、不苟言笑的卫卿联系在一起。

卫卿却一眼就认出了她，他眼睛何等厉害，任你披了无数套马甲，也能将你打回原形。他喊住要走的周是，“给我来杯‘王朝’。”周是一愣，她在这里工作时间也不短了，从未听过还有酒名叫“王朝”的。但是她依旧恭谨地说了声“好”，然后往吧台走去。

卫卿想起那次的颁奖典礼，他坐在高高的主席台上，座无虚席。典礼都要开始了，一个女生低着头，从最后一排走到最前面一排，无比尴尬的样子。她身穿褶皱式白衬衫，袖子卷到手肘，腋下汗湿。全场目光都在她身上，她故作镇定地坐下来，等旁人不注意，却掏出纸巾拼命擦拭。

再次近距离地接触，是在颁奖台上。她站在所有获奖人中间，十分惹眼，是整个领奖台的焦点。她那柔软的短发利落落地削下来，五官秀丽，透明的肌肤，小巧的鼻梁，唇角噙着微笑，眼里却一派冷寂。她眉毛粗直，似乎在张扬桀骜不驯的性格。整个人的骨架非常纤细，不盈一握，与她握手的时候，仿若无骨，他甚至能感觉到一泓清泉在手心滑过。

典礼结束，再见她是在校门口，和小男朋友拉拉扯扯，十分亲热。万万想不到在这里还能见面。短短时间里见了这么多次面，不可谓不是缘分。

其实他们见的面比他们自己认为的还要多。第一次见面同样是在校门口，他不耐烦地按喇叭，周是对着名车流里流气地吹口哨，可是彼此都不记